

新西行漫记

如果你征服过夏维夷，大家只会认为你是一个有钱的大富翁；如果你碰巧又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大家就会尊捧你为一个有时间的大英雄；当你终于下定决心，决定放弃一个枯燥的上班族在床上或是人潮汹涌的故宫杀时间的特权，决意折磨自己的双腿，去内蒙作六天的徒步穿越时，大家才会公认你是一个有点意思的人。

做行者，尘念未断，越过肩头的小山也许永不够大：一只防潮垫，一个睡袋，一顶帐篷，几根火柴，一把大折刀便能支起一次西游--不过，是针对山水行的职业苦行僧（尼）而言；当二十五名队员奋力背起硕大的登山包时，才发现自己开始考虑抛弃些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女人的大包面巾纸，男人的领带夹。

如果在八月十五的夜离去，需要一个理由，那是每个人心中微妙不可捉摸的情绪。“月亮！”有人朝着车窗外嘟噜着，火车一转身向东北方驶去，将月亮这个小妖精甩过车顶，于是它消失了。

第二天中午，按计划抵达了克什克腾旗的红皮云杉林区。那里有在风里闪烁的云杉及白桦，滩宽水浅的小河，带有秋日阳光气味的干草及遥远西风山尖上白晃晃的阿玛尼堆。天空忽然阴沉，阴冷的朔风裹挟着雪霰突袭了我们这群狂妄到想穿短裤造访莽原的人。在这一刻，

不要惊慌失措地掏空背包，将零食洒落遍地，遍寻冬装。扔掉帽子，敞开衣襟，让高原的风直灌入身体的每一个毛孔，灌入五脏六腑直至你的骨子里；让风脆亮的吆喝填入你的胸襟，令温暖无处可藏。当身体冰凉时，灵魂悄然溢出，与山神嬉戏。再睁眼时，天地已变为单色调，思绪便可清晰地触摸汨汨而流的林间小河的清澈冰凉，白桦树梢的瘦削僵硬，风沙中飞扬的草的死亡的意味，以及茫茫中阿玛尼堆妖媚的孤寂。

时间似已封冻，回忆却不自觉隆隆辗过。

风止了，大自然似穷途的皇帝，任人宰割后，以暴怒延续着它的无奈。一道脆弱的铁丝网戏弄般分割了生命的葱郁与死亡的演义--蒿高林深的网内；沙石裸露，已是半沙漠的网外。在忍受着这一景象对眼球的肆虐时，一头牛从破损的铁丝网处钻出，入定后，开始反刍咀嚼。

偶尔，人同牛一样懵然无知。

这片高原还留有百草丰茂时期的足迹。一行 30 人跋涉至巨大的石占子山山体前--一座远古的死火山，山壁上刻有原始的岩画。大自然曾抡起巨锤向这个铁石占砸将下来，玄色的巨石飞溅开来，溅落在一里见方的山坡上，溅落在因吃惊而睁圆的眼睛里...而后，他又悠然地系上白围裙，戴上微雕镜，细心地以青褐的色流，原始的笔法留下了七幅手掌大的刻画。

想惊呼，却已失声。

傍晚时分，雪势更大了。达里诺尔湖是一个缺乏色彩的世界，一切都是灰白色：被凛冽的风吹皱的湖面，秋冬湖水退却遗种下的茫茫盐碱滩涂，愁容的天空甚至浸泡在水中的咸水鸟都被滤了色--一幅挂在风里的中国惨容山水画图。顶风雪扎帐，是为了生存。雪落在帐衣上，又被风刮聚在帐衣凹下的中腹。五名领队气度不凡，指挥若定：搭骨架，支帐衣，打帐钉...一气呵成，整个营地腾起蒸蒸热气。

入夜，风未止，时起时住，彻骨的寒气从地里升起，笼罩四野。湖畔看鹅人小屋漏出的温暖诱惑。是飞蛾，就会扑火；酒和羊肉是最好的祭品。屋里炉膛熊熊，炉壁暗红；推门，一股热浪刚溢出便被横风刮得无影无踪。“屋里暖和，进来吧。”X大爷挺宽和。草原的严酷和寂寞熏陶了自来熟，人们散靠在床上，桌上，炉边及屋脚，喝一口酒，就一口闲话或羊肉。炉火熊熊，熏得人微微出汗。小伙子用胆大的话语撩拨着大爷年少时的情怀，因主人身份而成为中心人物的老 X 毫不怯场，神情若定，一句话，“大寒天上这里来受冻，你们都是有病。”一语落地，江山定矣。

屋外，隐约传来艾蒙忧郁的吉他弹唱，“年少时常仰望蓝天，梦想自己变成远飞的鸟...”声若游丝，在草原上随风流转，忽然风向一变，声音便随之消散了。鼓膜还在嗡嗡作响，“山的那边，有位姑娘，叫做夜来，住在竹楼...”

夜来了，让一切无声。